

藝術人生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濟陽周圍的幾個縣市,說起濟陽縣河北柳子劇團副團長張立云,知道的人並不是太多,但提起“小丫”,却幾乎是家喻戶曉,無人不知。

初露鋒芒

時光倒回到1955年,在慶雲縣東胡埠鄉菜張村,年僅九歲的張立云,隨家人,到離家八里地之外的營家去看戲。自幼受到吹、拉、彈、唱樣樣都拿手的哥哥的影響,天生一副好嗓子的小立云,年紀雖小,個子也比同齡的孩子矮了不少,可論唱戲,大人們也沒法跟她比。

經不住大人的鼓勵和同伴們善意的推搡,9歲的小立云,憑着一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劲儿,登上了營家村里剛搭起不久的高大寬敞的戲台。一曲《金水橋》,讓台下的人們呆住了,這個看似不起眼的俏麗女孩,不僅嗓音甜美,而且抬手投足,都挺像那麼回事兒。台下的掌聲,一陣陣地響起。台上的小立云,在掌聲中則更是如魚得水般唱著、舞著。

在觀眾席里,一對中年夫婦,正全神貫注地盯著台上的小立云。俗話說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這對名叫姚富海、花惠蘭的夫婦,用內行人的眼光,發現了這個先天條件好,又極其可塑性的小演員。原來,他們夫婦是濟陽縣劇團的演員,一同回家來過春節的。這無意之中的發現,使張立云邁進了濟陽縣劇團的大門。

不甘人後的小丫頭

告別淚流滿面的母親和兄嫂,她踏上了來濟陽的路。

在團里,她的個子是最小的,以至於演出時達到有坐在椅子上的戲,都需要敲梆子的老師用力架一把,她才能上到椅子上。但是,天生倔強的性格和對戲劇的鐘愛,使她格外地用功。她的演技,在不斷地提高著。“九歲紅”也便越叫越響,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熟悉和喜愛。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一股不可扼制的思鄉之情,卻越來越強烈地咬噬著她那顆幼小心靈的心。畢竟,她才只有9歲。在家,她排行最小,上面有四位兄長呵護著,生活起居有慈母照料著,她是家裡的嬌嬌女。乍一離開,就來到離家幾百里遠的地方,咋能不讓她思念母親,思念兄嫂,思念小伙伴,思念那塊養育過她的土地呢?

用意志,用對戲劇藝術的愛,她的心,在同那戲愈來愈烈的思鄉之情爭鬥著,她拼命地練功,不讓自己的思想有絲毫的閒暇。但是,思念始終不離她的左右,就連睡夢中,也是家鄉的池塘,家鄉的小路和母親慈祥的面孔。思念之情,前後左右地纏繞著她,讓她幾乎不能自拔。

那時,她差不多就要“逃”回家了。腦海中,塞滿了回鄉的夢。

一次野外採桑,讓她改變了初衷。那天,同往常一樣,她早早地便從似睡非睡的思鄉夢中醒來,與同是來自雲南的張麗到野外去採桑。

凛冽的北風凶猛地刮著,直吹得她們有些站立不穩。兩個人肩並肩走著,誰都不說話,但是,彼此的心思,卻是相同的,浓浓的思鄉之情,壓在她們的心頭。

歷史人物

平民教育家時濟云

路正軍

時濟云原名時毓龍,號霖樞,1892年10月出生在齊東縣四區惠濟村(今屬濟南市濟陽區仁風鎮)的一個貧苦農家家庭中。父親時象廉,母親石氏。他家境貧寒,自幼過著艱苦的生活,學會了各種農活,並養成了勤勞儉樸的美德。

1902年,時濟云入私塾就讀。1910年,升入齊東縣城內高級小學。在此期間,曾得平度縣的李松先生指點,於古文、文學及革命思想諸方面頗受教益,為他以後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基礎。1914年,考入山東省第一師範學校本科三班,得到了鞠思敏、范明樞、于丹坡、楷瀛先生的指點,對宋明理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尤喜陸象山、王陽明及泰州學派諸子學說,厭道家,喜禪宗。

在師範學校就讀期間,他對人性問題有自己的見解,對孟子的“四端說”、“人性本善”之說篤信不疑,認為惡是人性的變態和非常態,確信可以通過教育剔除滲染進人性中的惡,從而恢復其“善”的本來面目。他常常談論地說,“佛法無不度之人”。這種人性觀使他對教育充滿了信心,並促使他最終走上了終生從事教育事業的道路。

1919年4月,時濟云從山東省第一師範學校本科畢業,回到濟陽縣四區會真寺小學任教。1921年回到母校教授本科學生。執掌教鞭的同時,他刻苦學習大學科目,如知識教育等,並深入研墨子學說,且著有《墨子哲學》一書,得到著名學者梁啟超先生的贊許。

他與北大教授熊十力先生、浙江教授馬一浮先生交往甚密。他自己生活儉樸,却時常接濟家境貧寒的學生。當代著名文學家李廣田先生在《畫廊集》中回憶道:“直到現在,當年所得的印象还是非常清楚,比如在校內有一株很大的垂柳,幾乎給庭院搭了整個涼篷。每當風清月白,時先生便

約了同學們在那里談天。先生是喜歡禪宗的,便常談起那些碩德積慧和尚的行徑……”

自1924年後,時先生先後在東魯中學、惠民山東第四中學任教。1931年1月,他看到故鄉的教育事業十分落後,便立志從事鄉村教育,乃傾自己10余年的積蓄1000多銀元在彌家莊建北樓9間、置學田10畝,在張家椿先生協助下創辦齊東縣第四高等小學。時濟云自任校長,兼國文、歷史。所聘教師大都是他的學生。

在學校創立初期,他身體力行,帶領全體職工挖糞種菜,勤工儉學,創立了艱苦奮鬥的校風。同時把自己珍藏的全部書籍無償奉獻出來,充實學校圖書室。4月間,應梁漱溟先生邀請,時先生赴鄒平村建設研究院任教。初任訓練部副主任,後任鄉村服務人員指導主任。他的彌家莊學校長一職,則委託給了王恩林先生。

在鄉村建設研究院期間,他對梁先生的《鄉村建設理論》、《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進行了深入細緻的學習和研究,漸漸明白社會改造乃治先所急,於是轉而研究社會問題。經周密詳細的調查走訪,著成《鄉村禮俗》一書。與此同時,對由自己一手創辦的彌家莊學校仍眷戀頗深,每次回家必先回到學校盤桓數日,為師生講課,為學校添置圖書和各種教學器具,並從自己微薄的薪金中抽出一部分來資助貧而好學的学生讀書。

抗日戰爭爆發後,鄒平鄉村建設研究院被迫遣散。時先生回鄉,暫住彌家莊學校。1938年6月,應故友曹得敏先生之約,在曹家碼頭村共同創辦了復興中學,曹先生任校長,時先生任教務主任,二人皆為義務職。學校取名復興,寄寓了驅除日寇、復興中華之意,而以抗日救亡、培養抗日軍政人才為辦學宗旨。學校先招了一個初中

濟陽戲劇舞台上的名角“小丫”

鞠慧

在苦練的同時,她拜著名演員筱香水為師,專攻花旦。功夫不負有心人,在濟陽劇團與臨邑劇團合併的這三年時間里,張立云進步很快。她先後在《楊門女將》《畫皮》等劇中飾演女主角,受到觀眾的好評。

“小丫”的名字,在樂陵、慶雲、惠民、臨邑、齊河等縣越來越響亮起來。

縣劇團的台柱子

1961年9月,濟陽縣與臨邑縣各自恢復建制,張立云又回到了濟陽縣。名氣大了,但她並沒有絲毫地放鬆自己。幾年如一日,她除去演



《白蛇傳》劇照中白娘子扮演者“小丫”

戲,便是苦練。拿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練慣了,乍一閒下來,渾身都不舒服。她的不怕苦不怕累的作風,帶動了大批年輕的演員。

幾年間,她先後在《穆桂英掛帥》《白蛇傳》《五女興唐傳》等劇中扮演女主角。憑著深厚的功力和對演繹的認真、細致,她的表演,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觀眾的關注和好評。

為了彌補她身材矮小的缺陷,以利於她把縣劇團女主角的大梁扛好,縣劇團領導經過認真研究之後,專門為她訂做了適合舞台演出的高底靴。捧著那雙特制的靴子,她熱汗盪。對演好每一個角色,更充滿了信心。

1975年,縣劇團隨山東省慰問團到北海艦隊訪問演出。作為主力演員,她隨隊走了近20個島嶼,每到一處,都受到了廣大官兵的歡迎和贊賞。

在努力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時,通過言傳身

是難以用語言來表達的。可是,為了工作,沒等孩子滿月,她便又上了台。第一場演出是在平原縣,她在《楊門女將》中扮演穆桂英。前台,隨著每一個武打動作,她的乳房脹痛得難耐,奶水順著戲裝一滴一滴滴落到臨時搭起的土台上。她咬牙忍著,一招一式一如從前般認真、到位;后台,外婆懷中尚未滿月的兒子,因飢渴而流著眼淚,焦急的汗水和心疼的淚水,在外婆的臉上流淌。在經久不息的掌聲中,她回到了后台,望著母親和兒子臉上的淚,她的心在流血,來不及脫掉戲裝,她便將兒子緊緊地摟在了懷裡,淚水,滴滴落在孩子的小臉上。那刻,她真想就這樣抱著兒子,再也不離開他。可是,當面對著觀眾那一双双渴望的目光時,她的心中不由一陣陣熱浪滾湧,我是黨和國家培養起來的演員,觀眾喜歡我,我也離不開觀眾。

就這樣,每次到外地演出,她便和同在縣劇

團工作的愛人一起,用小推車推著母親和兒子,輾轉走過了濟陽的各個公社,以及臨邑、章丘、齊河、樂陵等縣。孩子長到七個月上,她咬咬牙,給孩子斷了奶,送到了農村老家。

對兒子的思念,讓她寢食難安。那種飄忽不定而又痛徹心腑的感受,時近時遠,時急時緩地牽扯著她的心,那種疼痛,無著無落而又清醒無比。

她更加拼命地工作著,讓勞累和忙碌來填補那顆因兒子不在身邊而顯得有些空的心。

女兒文英出生後不久,她便把孩子送到了遠在惠民的奶媽家。

那回,她和愛人騎自行車去惠民老家看孩子,回濟陽的路上遇上了大頂風,行一步都不知要費多少氣力。實在走不動了,她和愛人只好步行到了不遠處的一個親戚家。這時,天已完全黑透了,想起臨別時在奶媽懷中拼命啼哭的女兒,她的心碎了。既然回不了單位,不如轉回家再看一看女兒。女兒流淚的小臉,在她眼前不停地晃動著。水沒喝一口,她便執意要回去。親戚實在勸不住,只好由她去。

摸著黑,在狂風中,她和愛人用雙腳一步步走過了坑坑洼洼的小路,回到了家。

待地推開房門,懷抱著孩子的婆婆一下子呆住了,四目相對,淚水滿了兩張寫滿母愛的臉。婆婆喜極而泣,流著淚只是不停地念叨著一句話:“俺英她媽又回來了,俺英她媽又回來了……”一把抱過還在睡夢中抽泣的女兒,她嗚咽著,卻說不出一句話。

為了演藝事業,張立云不得不把親情推到了次要的位置上。忍受著別離,忍受著傷痛。用心之筆,她描繪著自己昂揚、奮進的人生。

長期的舞台實踐,使張立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憑著一股不服輸的勁頭和天生的聰慧,她試著編起了節目。1958年,她自編自演的現代戲《夫妻鋤地》和《姊妹玉米》,參加了在淄博市舉行的山東省戲劇匯演,受到廣泛的好評。

1980年,張立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面對著鮮紅的黨旗,她的熱淚止不住奪眶而出,多年來的願望,終於變成了現實。

不久,組織上又任命她為副團長。肩上的担子重了,但她卻並沒有放棄對戲劇的熱愛著她的觀眾。同往常一樣,她依然是天不亮就起來吊嗓,依然是滾爬跌打,毫不鬆懈地練著武功,也依然是與年輕演員們一同下鄉,一同登台演出。

1972年,張立云被省劇協吸收為會員;1975年,《山東畫報》對其作了專題報道;她被推選為政協濟陽縣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第五屆委員會委員。

有一分耕耘,就會多一分收穫。靠著對戲劇那份執著的情和愛,張立云不懈地努力著,追求著。用心血和汗水,換來了觀眾的擁護和愛戴。那每一個贊許的眼神,那每聲发自内心的掌聲,不是對她最好的獎賞和肯定嗎?在這日月光和掌聲中,她的人生軌跡,在不斷地完善著……

如今,張立云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也早已告別了她心愛的戲劇舞台。但人們每每提及當年濟陽縣河北柳子劇團的盛況,總是感嘆歲月的腳步太過匆匆,多么希望時光能夠倒流,讓我們一睹久違了的“小丫”的風采啊!

民間歌謠

月亮奶奶

月亮奶奶,好吃韭菜;
韭菜不辣,好吃黃瓜;
黃瓜有籽兒,好吃油餅;
油餅稀爛,好吃雞蛋;
雞蛋腥氣,好吃櫻桃;
公鷄有毛,好吃櫻桃;
櫻桃有核,好吃牛鞭;
牛鞭跑得快,
拉出桌子擺上菜;
你一出,我一盤,
咱倆拜個干弟兄;
你敲鼓,我拉弦,
咱倆唱個李翠蓮。

民間習俗

划拳

在濟陽城鄉,人們素有喝酒划拳的習俗。飲酒時,兩人同時伸出一隻手,用攏起的拳頭和伸出一到五個手指,表示从零到五這幾個數字,與此同時,嘴里喊出從零到10的數字,如果兩人伸出的手指表示的數字相加與其中一個人嘴里喊出的數字相同,那麼這個人就算贏了這一拳,輸的人喝酒。划拳喊數時也有講究,多含文化和文明成分,即:一,要喊成“一心敬你”,體現對對方的尊重;二,要喊成“哥倆好”,表示與對方的關係親密;三,一般喊“三星高照”;四,要喊“四紅四喜”或“四喜來財”,表示吉利的意思;五,要喊“五魁首”;六,喊“六六大順”;七,喊“巧到七”,意指牛郎织女七月七日天鵝;八,則喊“八仙過海”;九,喊“快喝酒”,也有簡單地喊成“快”的;十,則喊成“滿堂紅”或者“全到了(讀liao音)”。此外,關係熟絡的人划拳,也有直接報數的。